

THE SOCIETY OF S

我的爸爸 是吸血鬼

[美] 苏珊·哈伯德 著

叶如兰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我的爸爸 是吸血鬼

[美] 苏珊·哈伯德 著
叶如兰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爸爸是吸血鬼/(美)哈伯德著;叶如兰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28-954-3

I. 我… II. ①哈…②叶…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033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4840 号

THE SOCIETY OF S © 2007 BY BLUE GARAGE CO.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by 2008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我的爸爸是吸血鬼

作 者:(美)苏珊·哈伯德

译 者:叶如兰

责任编辑:陈黎明 熊文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217 千字 印张:8.25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954-3

定 价: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 给 R

上帝是至善的造物主，也是罪恶的公正统治者；即使罪恶的意念驾取了善性，它始终脱不开上帝的掌控。

——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XI，17

对于那已不存在的——对于那没有形体的——对于那没有思想的——对于那没有知觉的——对于那没有灵魂的（虽然灵魂不含物质成分）——对于那全部的虚无也对于那全部的不朽，坟墓依然是一个家，而腐蚀性的时间依然是伙伴。

——埃德加·爱伦·坡《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间，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圣经·约翰福音》

序 幕

那是萨瓦纳的一个凉爽春夜，我的母亲走在石子路上，木屐像马蹄似的敲得鹅卵石哒哒响。她穿过一片盛开的杜鹃，再穿过铁兰掩映下的小橡树丛，来到一片绿色空地，边上有一个咖啡馆。

我父亲在铁桌旁的一张凳子上坐着，桌上摊了两个棋盘，父亲出了一个车，仰头瞥见了我母亲，手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兵，棋子倒在桌面，滑下来，滚到一旁的走道上去了。

母亲弯下身子，捡起棋子交还给他。她的目光顺着他转移到桌边的另外两个男子，他们面无表情。他们三人皆为高瘦身材，我父亲有一双深绿色的眼睛，这是母亲所熟悉的。

父亲伸出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注视着她浅蓝色的眼睛。“我认识你。”他说。

他的另一只手描画着她的脸型轮廓，手指在额前发尖拂过了两次。她的头发又长又密，黄褐色，他顺手撩起她额头上的几小撮碎发。

坐在桌前的另外两个男人抱起手臂等着，父亲正在同时和他们俩下棋。

母亲打量着父亲的脸庞——黑色的头发顺着额头梳到后面，绿色的眼睛上方镶着两道浓密的剑眉，薄薄的嘴唇，嘴角向上翘起，弯成丘比特的弓形。她脸上露出了腼腆而惶恐的微笑。

他把手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与她一同走开了。棋桌前的两个男人叹着气收拾棋盘，现在他们只得互相切磋棋艺了。

“我要去见莫顿教授。”我母亲说。

“他办公室在哪儿？”

母亲朝艺术学院的方向指了指。他把手轻轻搭在她肩头，让她

带路。

“这是什么？头发上怎么有只臭虫？”他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边说着边伸手去抓那昆虫状的东西。

“是个发夹。”她把头上的铜蜻蜓取下来给他看，“这是蜻蜓，不是臭虫。”

他摇着头微笑。“别动。”说着，他用蜻蜓发夹扣住她的一束头发，固定在左耳后面，动作很细腻。

他们改道没有继续往学校的方向走。现在他们走在一条鹅卵石陡坡上，手拉着手。天色渐暗，寒气逼人，但是他们毫无顾忌，找了一块水泥堤坐下。

我母亲说：“今天下午，我坐在窗口看太阳落山，看树丛渐入暮色。我心想，我日渐衰老，还能看到多少次树林的朝明夕昏，大致能够估算出来。”

他吻了她，一个轻吻，嘴唇如蜻蜓点水一般碰了一下。第二个吻深情地持续了很久。

她打了个寒颤。

他俯下身子覆着她的脸，额头、脸颊、鼻子、下巴——他用睫毛多情地轻抚着。“蝴蝶之吻，”他说，“我帮你取暖。”

母亲吃惊地转过脸去，短暂的一分钟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她却没有任何表现出一丝犹豫或反抗。现在爱情之火已经点燃，她无法将之扑灭了。她想知道在他眼中，她有多大。她确信自己比他年长——他看起来二十五岁光景，而她前不久过了三十岁生日。她是莫顿教授的妻子，她为此迷茫——什么时候把此事告诉他才合适呢？

他们起身继续走路，顺着水泥石阶往河边去。末尾一级台阶处横着一扇铁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最恨这种情况。”母亲说。她的鞋子爬不了铁门。

我父亲从大门上翻过去，从后面把门打开了。“没上锁。”他说。

她从门口走过的时候，有一种宿命的感觉。她似乎正在向某种全新的、命运安排好的东西靠近。她感到多年积聚的不快顿时烟消

云散。

他们沿着河岸走，见前面的旅游商店亮着灯光，便走了过去。到店门口时，他说：“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她看着他走进这家卖爱尔兰进口货的商店，直到他的背影在店门的浪纹玻璃里消失。他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条柔软的羊毛披肩，他给她披上。那么多年来，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美。

我们会结婚吗？她暗自想着，但她无需寻找答案。他们继续往前走，已经俨然是一对夫妻了。

这个故事我听父亲讲了两次。我有好多问题，但直到他第二次讲完故事我才把积攒的那堆问题和盘托出。

“你怎么知道她在想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是她把想法告诉我的。”他说。

“莫顿教授有什么反应？”我接着问，“难道他不想把她留住吗？”

当时我十三岁，但父亲说我的思想快赶上三十岁了。我长了一头黑发和一双蓝眼睛。除了眼睛，我和父亲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莫顿教授确实想留住你母亲，”父亲说，“他使用过威胁，使用过暴力。我们相识前，她已经不止一次提过要和他分开，他用蛮横的手段把她拉了回来。但这次她坠入了爱河，爱情的力量使她无所畏惧。她下定决心，整理好行李搬了出来。”

“她搬来和你住？”

“起先没有。她在市里的殖民公墓附近找了个寓所安顿下来，现在仍旧有人说那个地方闹鬼。”

我责怪地看了他一眼，但我不想扯到闹鬼公寓的话题。

“谁赢了棋？”我问。

他睁大了眼睛。“好问题，艾蕾娜，”他说，“我真想知道答案。”

通常，父亲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她比你大吗？”我问。

他耸耸肩：“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年龄并不重要。”他站起来，走到起居室窗前，把厚重的丝绒窗帘拉好。“你该睡觉了。”他说。

我还有满脑子的问题，但我点点头，没有提出异议。今晚他第一次讲了那么多关于我母亲的事——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母亲，同时也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认识。

有一件事他始终没有提及——一个事实，一个他不愿意启齿的事实，一个我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理解的事实，一个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事实。

目 录

一	父亲的住所	1
二	南部之行	125
三	天边的蓝	167

一 父亲的住所

第一章

苍茫的暮色中，我独自一人站在屋外。那时我大约四五岁，这个年龄的孩子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是不常有的事。

我凝视着眼前的房子。窗户外全都架着金色的长方形窗架，活像一只只黄色的眼睛，楼上窗架的四周爬着绿色的藤蔓。突然我往后一个踉跄，跌倒在柔软的草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地下室里闪出一道火光，印象中，我似乎没有听到爆炸声。顷刻间，蓝黄的火光划破夜色，红色的火焰冲天。正在这时，有个人一把拽起我，带我撤离危险区。

那是我最早的记忆。我记得那天夜里空气里弥漫的味道——烟雾中沁透着一丝百合的香味，我还记得自己如梦似幻地被带离了爆炸点，带走我的神秘人穿着粗毛大衣，我的脸不时地被它蹭到。至于带走我的人是谁，我们去了何处，我一无所知。

丹尼斯是父亲的科研助理。后来我跟他打听过关于房子起火的事，他说那是我的梦境。父亲一味回避这个问题——他的目光冷峻，嘴唇紧抿，我渐渐感觉到他很忌讳谈及此事。

一天，我觉得无聊——小时候感到无所事事是常有的事——父亲就建议我写日记。他说，只要一个作家拥有一双具有洞察力的眼睛，再乏味的生活也可以捕捉到价值。他从书桌里找出一本厚厚的蓝色外壳的记事本，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一并把它们递给我。

于是我开始记录生活。回顾我走过的人生，第一个十二年没有任何值得我记录的东西。有人说，小孩都是在一成不变、循规蹈矩的生活中长大的，我对乏味的认识远甚于其他孩子。不过，我会把这段时间里重要的细节写下来，以便你能明白后来发生的事。

我的父亲叫拉斐尔·蒙太奇。我和他住在纽约萨拉托加温泉市的一栋宅子里——维多利亚城堡式风格的建筑，打出生起我就住在这儿了。如果你想离世隐居，这样的小城是最好的选择，在这儿彼此都互不相识。

我们的房子很大，有许多房间，但我们只使用其中的几间。顶层的圆顶阁闲置无人（我曾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盯着屋顶圆窗向外眺望，想象着城外世界的样子）。城堡底层，一条长廊贯穿了六个空卧室的大门。一个宽敞的楼梯通往地下，楼梯转角平台处有个小凹室，凹室天顶装点着彩色玻璃；摩洛哥大靠枕散放在地毯上，我经常靠着它们看书，时而仰面凝视天顶玻璃炫目的彩色几何形状——有红色、蓝色，还有黄色。彩色玻璃远比外面的天空有趣得多，因为在萨拉托加温泉市，阴郁的灰色是终年的主色调，只有在夏天，灰蒙蒙的天空会蓦然变为扎眼的蓝。

4 麦克·嘉瑞特夫人的到来宣布每个早晨的开始。她身材娇小，一头酒红色的头发日渐稀薄，愁纹和笑纹不相上下地爬上了她窄小的脸庞。她见到我时总是面带微笑的。

麦克·嘉瑞特夫人一最先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接着就来我们家，一直待到下午三点一刻，她的几个孩子差不多这个时候放学回家。她在我们家煮饭，打扫房间，洗衣服。每天的第一件事是为我做早餐——燕麦粥，我经常把它拌着乳酪、黄油或红糖吃。麦克·嘉瑞特夫人的厨艺实在叫人不敢恭维——她居然能把东西煮得糊一块生一块的，另外，她做菜从来不放盐。不过好在她有一副好心肠。我的直觉告诉我，我有一个精通美食的母亲。

关于母亲，我知道得很多，大多源于直觉。你或许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以此弥补失去母亲的心灵空缺；但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我的直觉很灵验，对很多事我都了然于心。

麦克·嘉瑞特夫人告诉我，她听人说我母亲刚生下我就生病住院了。父亲的助手丹尼斯的版本是：她“由于一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原因被带走了”。父亲则绝口不谈此事。不管怎样，有一条是不争的事

实——我刚出生，我母亲就消失了。

一天，我吃完早餐正在书房里学习。一股甜香味扑面而来，其中混杂着熟悉的衣浆味。麦克·嘉瑞特夫人为我熨衣服的时候（除了内衣裤，我的所有衣物都是她负责帮我熨烫的），喜欢上重浆，她爱用老式熨斗，烫衣服前先要在炉子上加热。

我走进厨房，乘机休息一下。厨房呈六边形，墙壁刷成了苹果绿。橡木桌上堆满了面粉、碗碟和勺子，站在一旁的麦克·嘉瑞特夫人正守在烤炉前等东西出炉。旧厨具体积庞大——加兰多炉的炉灶上共有六个煤气灶（其中一个灶头上总放着一只锅子，是煮衣浆用的，只见锅里热气腾腾）、两个烤炉、一个烤箱和一个平底锅——相形之下，她显得特别矮小。

我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泛黄的烹饪书，翻开的那页上介绍了蜂蜜蛋糕的做法。有人用蓝墨水在这道美食旁画了三颗星，并标有注释：“七月份使用我们的薰衣草蜂蜜制作口味最佳。”

“这三颗星代表什么意思？”我问道。

5

麦克·嘉瑞特夫人把烤炉门翻下来关好，转过身惊叫了一声：“艾蕾^①，你又吓了我一跳，你进来简直一点动静都没有。”她的手在沾满面粉的围裙上抹了一下。“这些星星吗？我估计是你妈妈用来给食谱打分的，四颗星表示最佳美食。”

“那是我妈妈的笔迹吗？”花体的字母整齐划一地向右倾斜，大小间距相当匀称。

“这是她的烹饪书。”麦克·嘉瑞特夫人把勺子、量杯和碗碟收起来，堆在水槽里，“以后就是你的了。其实早该给你的，我刚来这儿工作的时候，它已经在那个架子上了。”她边说边朝炉灶旁的墙架示意了一下。

① 艾蕾(Ari)，为艾蕾娜(Ariella)的爱称。

书上写着蜂蜜蛋糕的配料：面粉、蜂蜜各半杯，鸡蛋三个，调料若干。“我们的薰衣草蜂蜜，”我迷茫地问，“麦克·奇夫人，这是什么意思？”

麦克·嘉瑞特夫人开了水龙头在洗餐具，等她把龙头关上，我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那东西啊，就是蜜蜂从薰衣草的花里采出的蜂蜜，”她一边干活一边说，没有转过身来，“你知道围栏外有一大片薰衣草吗？”

我是知道的。楼上有间卧室积淀着我父母共同分享过的美好时光，那里贴着薰衣草图案的墙纸，就跟园子里的薰衣草一样。“蜜是怎么做的？”我问。

麦克·嘉瑞特夫人不耐烦地把洗涤液里的盘碟碰得叮当作响，我知道她答不上来了。“艾蕾，你应该去问你的父亲。”她终于把我的问题挡了回去。

我回到书房，拿出我一直带在身边的线圈小笔记本，翻到为下午课程准备的问题那一页，把蜂蜜这个词添了进去。

6

我的父亲每天下午一点从地下室出来。他上午都在实验室工作，他效力于一家名为塞拉得隆的生物医学研究公司。

下午一点至五点，他在书房为我授课，中间有两次课间休息：第一个课间做瑜伽和冥想，第二个课间吃点心。只要天气好，我时常到花园里散步，顺便看看邻居家的橘色花斑猫玛马拉德，它喜欢在薰衣草丛边晒太阳。然后，我会回到起居室和父亲一起看书。他在那儿翻阅杂志（一部分是科学杂志，还有一些是有关文学的，他特别钟爱19世纪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纳撒尼尔·霍桑和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我可以自己挑书房的藏书看，童话书是我看得最多的。

五点我们从书房转移到起居室。深绿色皮椅是父亲的座位，我坐在一张装有暗红色天鹅绒软垫的矮脚椅上，大小正合适。有时候他让我帮忙拆信封，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太会拆东西。我们身后有一个壁炉——据我所知，它压根儿没被用过，壁炉上的玻璃防火屏里嵌

着蝴蝶标本。看书的时候，我通常喝糙米奶，父亲喜欢一种名叫“皮卡多”的红色鸡尾酒，但他从不让我尝，理由是“你还太年轻”。那时候，我看上去始终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

在此，我想描述一下父亲的模样：个子高大，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宽肩细腰，手臂肌肉健壮，双足俊美（当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脚是那么丑陋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父亲的脚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乌黑的眉毛和深绿的眼睛齐整地镶嵌在脸上；皮肤苍白，鼻子挺拔修长，嘴唇纤薄，上唇的曲线如同一弯弓，下唇的唇角处很丰满。他的头发如黑缎般柔滑光亮，自前额向后弯曲。在我很小的时候，直觉已经告诉我，父亲相貌出众。他的步伐犹如舞者，轻盈优雅；你从来都听不到他的脚步声，但当他走进房间的那一刻，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觉得如果让我蒙住双眼，塞住双耳，我依旧能够判断他是否在那儿；他周边的空气具有一种可以被感知的灵光。

“蜂蜜是怎么做的？”那天下午我问他。

他张大眼睛答道：“蜂蜜是蜜蜂采来的。”

他向我讲解了蜜蜂采蜜的过程，从花蜜讲到蜂巢，又从蜂巢讲到采蜜。“不育的母蜂担当工蜂，”他解释道，“公蜂基本没什么用处，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与蜂王交配。公蜂的寿命很短，出生后过不了几个月就死了。”说到“死”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嘴形显得很别扭，仿佛在讲一门陌生的语言。随后，他绘声绘色地形容了蜜蜂回到蜂巢时的“舞姿”：他用手比划着，双手来回摇摆，还一边模仿蜜蜂的声音，那声音如此优美，宛若天籁一般。

讲到养蜂人的时候，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卷百科全书，翻出一张养蜂人的插图给我看。图上的男子头戴一顶宽檐帽，脸上戴着面罩，手拿一个带有喷嘴的装置，养蜂人利用这个装置制造的烟雾把蜜蜂从蜂房里熏出来。

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轮廓——一个戴着厚手套、披着长纱的女人；但我没有跟父亲提起她，也没问他关于“薰衣草蜂蜜”的事。他从来不回答有关母亲的问题，通常他会以转换话题的方式来